



琼崖儿女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长征路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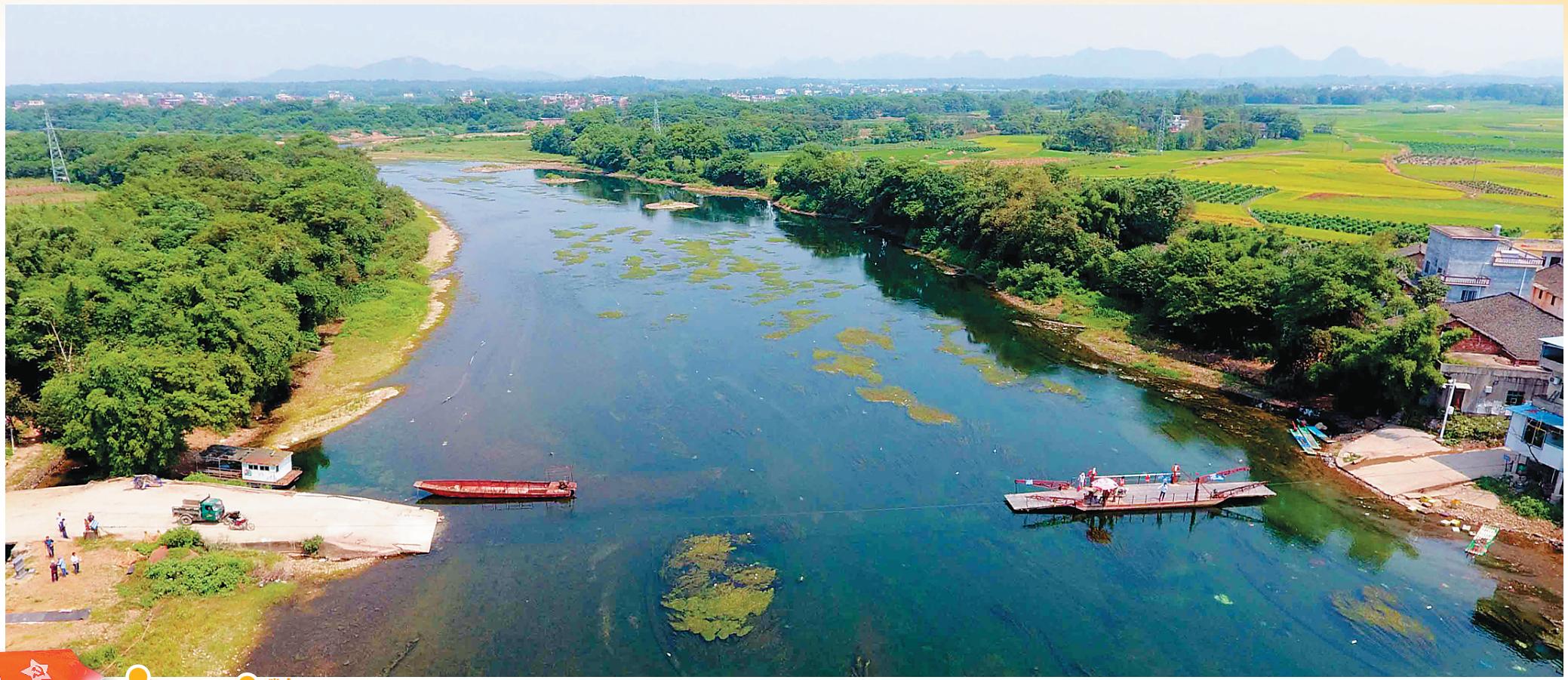
●伴你行

A05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李冰 美编:王凤龙

海南日报

2016年9月23日 星期五



广西全州凤凰嘴渡口,湘江战役时红军曾在此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渡江作战。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H长征地今昔

广西全州:  
红色旅游促发展  
工业驱动“新引擎”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苏庆明

鱼游碧水留余韵,果缀新枝播远香。地处桂北边陲的全州,以其秀美之山川,古朴之民风,驰名潇湘、闻名八桂。这里也是湘江战役的战场,当年红军在此谱写了长征途中的悲壮史诗。这片曾经被烈士们血染过的土地,如今正迎来历史发展的新机时。

凤凰嘴渡口为红军突破湘江的渡口之一,此处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拉链渡河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在全州县凤凰镇望高村的一处民宅中,飘来浓郁的酒香。村民蒋荣华正在机器前酿酒米酒。“这台自动酿酒机是我半年前买的,现在一天能生产上百斤的米酒。”蒋荣华说,自家酿的米酒很受村民和游客的欢迎,酿酒后的酒糟还可以用来喂猪羊。

全州县地处湘桂走廊北端,有“桂北门户”之称,县城南距桂林市区120公里。目前,湘桂高铁已开通,兴安和全州均已融入“桂林高铁圈”。背靠桂林这张靓丽的旅游名片,“全州和兴安正在筹建一园四馆,包括湘江战役纪念馆和4个渡口的纪念馆,有望在明年开园。”全州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几年是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建起了连续五届蝉联“全国优质酒”称号的广西最大白酒生产基地桂林湘山酒业有限公司,高效环保高科技企业桂林翔云锰业有限公司等。正在快速建设中的全州工业集中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A类工业园区,为工业持续快速发展打造了优质平台。

全州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位居桂林市前列,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财政收入增幅在桂林市排位第一。

在公路旁的觉山阻击战纪念碑前,摆上了酒、点上了烟,应该是有人刚刚来祭奠过。几万红军将士当年在此奋勇鏖战,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今日百姓的幸福安康。

(本报广西全州9月22日电)



VR长征路

全景观角  
看红军长征血染湘江  
战斗旧址  
摄影:陈元才 李庆芳  
编辑:王诗童 黄汉佳  
配文:李磊



码上读

扫描二维码  
看长征儿女湘江战役  
战斗旧址  
视频摄影:李庆芳 陈元才  
视频剪辑:李玮竟

遭遇30万敌军围追堵截,数万名长征儿女血染湘江成功突破封锁

## 湘江含悲为红军 青山处处埋忠骨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李磊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1925年秋天,身处长沙的毛泽东,挥毫写下《沁园春·长沙》。彼时的湘江,在他的眼里,何等壮丽与自由。然而,9年后,面对同一条江,他难得有赏景抒怀之意。因为,这里永远留下了数万红军的忠魂。

这就是长征过程中著名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在全州、兴安等多地打响。这里依然不乏海南人的身影。当时,周士第、云广英编在军委纵队,符确坚、谢飞编在中央纵队。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只能徒叹“奈若何”。

2000多年后,所处情境与之相似的红军,能否成功突围?

### 琼籍将领参与浴血奋战

强敌围困,红军没有退路,只有坚定信念,殊死一战。1934年11月25日,苏维埃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命令。

湘江战役在全州、兴安等多地打响。这里依然不乏海南人的身影。当时,周士第、云广英编在军委纵队,符确坚、谢飞编在中央纵队。

作为主战场,全州发生了多场惨烈之战,其中凤凰嘴渡口一带的渡江作战最为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处的浴血奋战,应该有来自海南的将领率部参与。

卿助南告诉记者,当时,作为后卫部队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都是在这里渡江的。张云逸时任红八军团参谋长。而庄田,在长征出发前3个月,刚刚调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委。

在凤凰嘴渡口,49岁的当地村民蒋福标指着一片竹林告诉我们,“我爸爸说这片竹林当时挂着好多红军的尸体,都是打仗时被飞机大炮炸飞上去的!”

几个军团的渡江经历,数红八军团最为惨痛。

卿助南说,12月1日,即湘江战役最后一日,红八军团渡江过程中,

“敌人是抬也要抬着他去长沙领赏。但他不想当俘虏,醒来后就自己用手从伤口里抓出肠子并绞断,最终牺牲。”卿助南感叹道。

牺牲时年仅29岁的陈树湘曾说,自己要“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随着敌人机枪扫射,战士们纷纷倒在江中,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长征出发时,红八军团有1万1千人;这一战过后,只剩下1200人。”

庄田的儿子庄祝胜告诉我们,解放后,父亲跟他讲起湘江战役时同样提到血染江水的情况,“他说两年内百姓都不敢喝江水。”

### 为有牺牲多壮志

湘江战役,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在全州觉山阻击战遗址,脚山铺村(觉山铺原名脚山铺)村民唐春林告诉我们,当年他父亲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了一名红军干部的遗体,此后还为保护坟墓而数度迁坟。

上世纪80年代时,广州军区的人来调查辨认当年参战人员,“我爸爸从照片里认出了他,原来他就是死也不投降的易荡平。”当时,易荡平是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在离凤凰嘴渡口不远,同样发生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在抗敌中,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所率的整个师基本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受伤后昏迷,被敌人抓住。

“敌人是抬也要抬着他去长沙领赏。但他不想当俘虏,醒来后就自己用手从伤口里抓出肠子并绞断,最终牺牲。”卿助南感叹道。

牺牲时年仅29岁的陈树湘曾说,自己要“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凤凰嘴渡口,我们看见,曾经被鲜血染红的湘江早已变得清澈见底,鱼儿在欢快地游来游去。历史的硝烟,已经变成和平幸福的生活图景。

抚今追昔,不由让人再生感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时的强大与弱小,谁主沉浮?历史的进步,什么样的力量来主沉浮?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红军依然突围成功,对此,蒋介石无奈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在湘江战役中,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面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徒叹奈何。不过,此后,红军开始觉醒。卿助南介绍,“脚山铺”是1984年聂荣臻题词时改成“觉山铺”的。“这表示,经此一战,红军痛定思痛开始觉悟,要寻求改变。”

渡过湘江后,红军又强渡乌江,直指遵义。

正是在那里,毛泽东同志得以重新“出山”。正是那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而“谁主沉浮”的答案,也慢慢浮出水面。

(本报广西全州9月22日电)

工农红军长征期间,琼崖红军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但各地仍坚持革命工作

## 点点星火待燎原

###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本报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1932年下半年,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陵崖苏区的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队伍被打散,陵崖县委的中共党员张开泰、林诗耀等因联系不到琼崖特委组织,只好潜入大里、小妹一带,一边打听琼崖特委的下落,一边寻找失散的红军带往县委驻地仲田岭。在这期间,驻地约40名干部战士辗转莺歌海、新村等地,和当地地方武装合编成

了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并在尖峰岭周围建立起根据地,继续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毕竟直至1934年春天,陵崖县委仍未联系上特委。

当时,全琼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破坏,斗争环境十分恶劣,革命火种危在旦夕,就连冯白驹带领的琼崖特委都不得不蛰伏在母瑞山艰难度日。

但是,和陵崖县委一样,分散在琼崖各地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战士在同特委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咬紧牙关,继续坚持各自的革命斗争——在乐会、万宁地区,

特委委员王白伦不畏艰难险阻,屡屡深入饱受敌军摧残的红色村庄,进行个别联系和恢复工作。在一个深宵,王白伦正赶往某村庄,却在途中遭叛徒偷袭而陷入昏迷,后被群众发现获得治疗。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加紧了联络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王白伦和同志们将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直至1934年春天,王白伦派人到琼文地区寻找冯白驹同志,这才终于同特委联系上。

此外,面对广东军阀陈济棠派来的警卫旅长陈汉光推行的“五家联保”和“十杀”政策,彼时只剩下县

委和一个短枪班的琼文县,在县委书记李黎明的领导下仍继续打击反动分子;在六连岭地区,趁着暴雨从母瑞山渡河突围的十几名战士在我到万宁县委书记肖焕辉后,也重组力量多次开展武装斗争;琼东县委书记黄魂也和红军连长冯振冠、文昌县委书记刘炎喜等一众干部在琼东、文昌、定安一带继续开展着革命工作……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革命力量犹如正待燎原的星星之火,只等琼崖特委下山,便能再次集结起来,重新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 H长征印记

湘江西岸脚山铺村:  
村民冒险掩埋  
红军政委遗体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计思佳

湘江战役中,数1934年11月底湘江西岸的觉山阻击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广西全州县才湾镇脚山铺村就在战场旁,当年仅20户人家。

今年91岁的村民王贵回忆当年情景:山那边炮火震天,机枪声音就像炒豆子一样。9岁的王贵躲在自家门板后,偷偷朝外看去,不断有穿着灰军装的战士被抬下来。

那场战斗中,王贵的邻居、时年15岁的唐功文,忙碌着和其他村民照料被抬下来的重伤红军。

唐功文已于去年去世,他的儿子唐春林说:“我父亲经常和我说起那段经历,红军进驻小村时秋毫无犯,和村民建立起良好的感情。战斗中村民冒着火的危险收容红军伤员,还冒着被白军搜索到的危险,掩埋了一名红军军官的遗体。”

唐功文解放后才知道那位红军军官名叫易荡平,是当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

全州县党史办原副主任卿助南介绍,“易荡平在战斗中受伤后动不了,因为不想当俘虏,就叫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不肯,他就趁警卫员不备自己开枪,壮烈牺牲!”

但据唐功文的回忆,易荡平并没有立即断气,村民把他抬到村边一间房子旁边,再去探视时,发现他已经死了。为了防止敌人找到他的遗体,村民将易荡平掩埋在入村小路旁的一处树林里,直到解放后迁入烈士陵园。

当年,唐功文还和村民一起,将战斗中腿部负伤的四团政委杨成武送到资源县,跟大部队会合。

“父亲、爷爷和其他村民轮流抬着杨成武,走了一夜的路,回到村里后,国民党乡公所发现他们帮助红军,把他们绑着游街,还罚了粮食。”唐春林指着几张合影照片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感谢当年父亲的救命之恩,杨成武委托他的警卫员来家里看望。”

如今,唐家收留过红军伤员的老屋犹在。唐春林说:“老父亲临终前说这老屋不能拆,我们都知道他还挂念着当年红军情谊。”

(本报广西全州9月22日电)



广西全州觉山阻击战旧址。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